

安格紐與美國當代政治

孫德湘

——為美國副總統訪華而作——

最近，台北與華府方面同時宣佈，美國副總統安格紐(Spiro T. Agnew)，將以尼克森總統特使身份，於本(八)月廿二日啓程訪問亞洲的中、韓、泰、越四國，預定廿六日抵達我國，作二十四小時的逗留。這是安格紐副總統於八個月之內，第二次訪問亞洲，足見這一地區的不安與事態的嚴重。安格紐這次訪問與美國對亞洲的政策有關，尤其自從美國對柬埔寨問題所表現的「虎頭蛇尾」作風之後，使若干亞洲國家對美國維護這一地區自由與安全的信心動搖，美國副總統這次遠東之行，負有尼克森政府向這些國家重中美的保證的使命。

但，平心檢討美國對亞洲的政策，其所以未能獲致預期的成就，而且可

能終於招致失敗，其主要阻力不是毛共或越共，而是美國內部。近數年來，美國內部似在形成一股龐大的力量，迫使美國的對亞洲政策，包括中南半島的戰事在內，只許失敗，不許成功。詹森政府時代的遭遇如此，種種跡象顯示，尼克森總統所標榜的尼克森主義，其命運可能亦復如此。

二、真正洞悉美國時弊而又能挺身而出，公然發動向這一股力量挑戰的，細數當今美國政壇人物，只有安格紐一人。我們所以重視安氏此次訪問，其理由此。現在，擇要把安格紐副總統與這一股力量鬥爭的經過，換言之，也就是他對當今美國若干重大問題的看法與主張，分述如下：

一、對青年問題：這一代的美國青年，大多受了科學進步、社會形態改變及戰爭的影響，對美國現行的一切「建制」採取敵視與反抗的態度(hostility to all old establishments)，因而形成了一種極為嚴重的「時代隔閡」(generation gap)現象，這是目前美國政治及社會各方面一切動亂不安的導因，包括：黑白糾紛、嬉皮組織、學潮與學生搗毀校園及青年反

戰反徵兵等問題在內。安格紐曾在多種場合沉痛指出，目前美國社會這種動亂不安現象，尤其是那些擴及全國的青年反戰示威行動，根本毫無意義可言，這是一種全國性瘋狂的盲目衝動（Blinded by a Spirit of National Masochism），受了一羣自命為知識分子的無恥之徒的鼓動（encouraged by an effete corps of impudent snobs who call themselves intellectuals）所造成。倘使這種示威具有任何效用，則是給予那些情緒或頭腦需要自清而對問題（越戰）提出建設性解決辦法的人們，一個反省的機會；也正由於這種把事情看得太過簡單（Oversimplification）的危險行為，使打了這許多年並犧牲了這許多美國青年生命與金錢的越戰，遭受最大的歪曲。

二、對電視與廣播界：美國是今日世界上電子科學與電子工業最發達的國家，差不多家家都有電視，人人都有收音機。據統計指出，美國平均每日約有四千萬人收看電視或收聽廣播，如遇重要事故，觀眾與聽眾則倍之。因此，電視與廣播對美國社會的影響及其在經濟、教育及商業等方面的重要性，日見增加；而此種影響力與重要性，其在政治方面的表現，格外顯著。因為美國是一個政治高度民主的國家，各級政府與議會均須經由選舉產生。在選舉時期，電視與廣播已普遍被採用，並已被公認是最有效的競選工具，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例如一九六〇年美國大選，在政壇初露頭角的甘迺廸(John F. Kennedy)所以能擊敗連任副總統八年之久的尼克森，其主要因素是受了電視辯論的影響；即在平時，電視與廣播也是政府用來向人民宣佈重要決定或闡釋政策的主要媒介。由於電視與廣播界對美國各方面的影響力幾已達到「無遠弗屆，無孔不入」的程度，所以它們本身已成為一種新興的力量；而這一新興力量，由於種種複雜因素，難免受人利用操縱，在新聞的報導與評論方面，尤其是對中南半島的戰事及尼克森政府的亞洲政策，有失客觀公正的立場。

不退却，同時，我也一定要把我的話說出來。

針對這一情況，安格紐副總統直率指出，美國若干龐大的電視系統與廣播電台，容許他們的節目製作人、新聞報告員及評論員，把那些經由詳密挑選與經常具有偏見的新聞，向美國人民散播。安氏大聲疾呼，美國人民不應坐視而讓此一情況繼續下去，人們應當把這種歪曲新聞報導的事實紀錄下來，告訴電視及電台當局，並應向他們提出抗議，要求直率而客觀的新聞報導。

三、對報紙及新聞界，美國的報紙，尤其是東部的若干大報，不僅領導並操縱國內輿論，對全世界的輿論亦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安氏指名攻擊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與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稱，近數年來，美國許多堅強獨立的聲音，幾已銷聲匿跡，因為缺乏競爭，若干現存的報紙，如：華盛頓郵報與紐約時報，都已賺了大錢而變得愈來愈不負責任了；而且，美國目前有一種獨佔報紙與電視而把輿論操縱在少數人手的趨勢。以「華盛頓郵報公司」（Washington Post Publishing Co.）為例，它就掌握了華府的最大報紙（華盛頓郵報），擁有全國四大電視之一（WTOP電視），經營全國最大廣播電台之一（WTOP電台），發行全國三大雜誌之一（新聞週刊），這些報紙、電視、電台與刊物等均聽命於同一主人而以同一方面操寫社論。安氏指出，美國人民的正當作法是，不能聽任政府容許這種把權力集中少數特權家族之手，他們根本不是經由選舉而產生，但却享有政府認可的獨佔權力。安氏警告，政府與新聞界的辯論不會終止，當新聞報導踰越客觀立場時，我們就要他們為自己的立場作辯護，正如政府必須為其政策或立場作辯護一樣；當批評或評論過份或不公正時，我們也要把他們請出象牙之塔，嘗試公開辯論的滋味。

安氏一再聲明，尼克森政府以及他本人，都反對對電視或報紙作任何方式的檢查（Censorship），也沒有解散「華盛頓出版公司」的意圖，只是把這

一實際情況指出，讓人們知道這四個有力的聲音均為同一主人而服務而已。安氏強調，他這樣做不是要求免除批評的特例，那是一個搞政治者無可避免的遭遇，而且在我們這個民主社會，除了批評，沒有其他東西可資代替；但

，電視的評論員與紐約時報的紳士們，也無法免除遭遇反擊；他無意威脅或恫嚇新聞界或任何人，但把新聞界看作中立而盲目接受它們意見的時代，已經過去。

最後，安氏表明態度稱，我是誠懇的，我決不說謊或模棱兩可，我也決

III

美國的新聞傳播工具，包括：電視系統、廣播事業、報紙及雜誌等，漸有被少數人壟斷把持的趨向，這是廿世紀六十年代的產物。這一小撮操縱今日美國輿論的新貴，他們雖口頭上標榜自由，自稱是自由主義者或自由派，其實說穿了，他們骨子裏都是變相的孤立主義者或新孤立主義者。他們大多思想左傾，態度媚共親共，行為則極端重歐而輕亞。在基本上，他們的主張與民主黨的新派較為相近。甘迺迪家族（Kennedy Family）所以能在美國政壇掀風作浪，歷久不衰，主要就是由於電視與報紙的鼓吹渲染所致；過去越南的吳廷琰政府所以倒台及其橫死，直接或間接與美國新聞界的反宣傳不無關係；越戰以及最近美國進軍柬埔寨所以被歪曲得一無是處，也是由於新聞界抱持「重歐輕亞」的偏見所造成。

今日美國若干電視報刊的跋扈貫張及其為害情形，已漸為人民所發覺，但因美國是一個崇尚民主自由的國家，各方對此都敢怒而不敢言。現在，安格紐副總統竟能不顧一切，首先發難，與這一把持美國輿論的惡勢力展開鬥爭，其成敗結果雖未見分曉，但至少已揭穿了今日美國政治與社會的黑幕的一面，從長遠方面看，安氏的貢獻，無論對美國甚至對世界都是極具意義的。

總括來說，如果我們把自由世界與共黨集團的力量作一比較，最近國際情勢的發展是對西方頗為有利的，例如：

一、過去，美法歧見是西方團結最大的障礙，也是「北約」組織無可彌補的缺陷；自戴高樂退出法國政壇後，美法關係大有轉機。反觀俄匪關係，非但未見緩和，而且似有愈趨緊張之勢。

二、依目前情勢觀察，英國加入共同市場只是談判的技術細節與時間問題而已，一旦英國進入「共市」，則與英國同時申請加入的丹麥、

挪威及愛爾蘭三國亦將跟着進入，如此，共市「六國」與自由貿易區「七國」合併而促成西歐大團結的目標，指日可期。

三、最近，西德推行「東進」政策，產生了東西德會談、西德承認德波疆界並與蘇俄簽訂相互放棄使用武力條約等結果。表面看來，西德似處處委曲求全，向共黨國家讓步，實際上，這是西方力量衝破共黨鐵幕的先聲。（下轉第20頁）

國家，在籌備期間之各種重要會議，我國均會參加，對憲章之擬訂以及會議之促成，我國均有重大貢獻。

我國在聯合國之地位，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三條之規定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又根據憲章第二十三條之規定，我國又為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故就法理言，只要聯合國憲章不修改，我中華民國便永久是聯合國創始會員國，並且是安理會之常任理事國。是以，無論就法理或者道義的觀點言，我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之地位實不容置疑。

陸 結語

聯合國為慶祝其成立二十五週年，早於今年四月間即開始進行一連串的活動，而各項慶祝活動將以在十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之聯合國二十五週年紀念大會為高潮。依聯大第二十四屆常會所作決議，此次慶祝聯合國二十五週年之題旨為「和平、正義與進步」。聯合國內的許多國家，一面高唱「和平、正義與進步」的口號，另一方面又鼓吹匪共應進入聯合國，認為如此才是慶祝二十五週年之道。我們認為上述說法是互相矛盾的。

自匪偽政權成立後，即未獲得多數人民之支持，其奪得政權係借用外力之叛亂行為，並以獨裁與恐怖方式維持其政權。其統治並無人民之意願，其政權亦極不穩定，抗暴屢屢發生，遍及中國大陸各地。故就匪共本質而言，已違背「和平、正義及進步」之題旨。

且匪共好戰成性，曾不斷出兵侵略亞洲鄰邦，並向拉丁美洲及非洲進行

顛覆，聯合國會通過一項決議案，譴責匪共為侵略者。倘國際社會容納此一以「槍桿子裏出政權」為口號之匪共政權，其所能帶給國際社會的是威脅與戰爭，而非安全與和平。

依聯合國憲章規定，凡屬愛好和平國家，並願履行憲章之義務者，得為會員國。易言之，即每一會員國應具備共同之觀念與精神，以承擔共同的恐懼、希望與目標。是故凡贊成匪共入會者，首須考慮匪共是否願與世界其他國家合作，促進國際發展，且是否具有愛好和平之精神。從歷史的經驗觀之，匪共並未具有上述意願。故倘若允匪入會，徒增各國間之仇恨殺伐，恐懼與戰爭，果爾，所謂「和平、正義與進步」均將成為具文。

聯合國中所謂「中國代表權問題」，實際上是共產集團及國際上一小撮

親共媚匪國家，不顧道義，為匪作倀，企圖排斥我國在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之合法地位，而由匪偽政權取代之一種陰謀。聯合國大會討論所謂中國代表權問題已整整鬧了二十年，二十年來我國為維護在聯合國合法地位所作之奮鬥，不僅是在維護聯合國的尊嚴，而且是在努力實現國際和平、正義與進一步之目標。倘若允許匪共入聯合國，憲章所揭橥的宗旨與原則將形同具文，而聯合國本身的機能亦將消失，終致重蹈國際聯盟的覆轍。因此，為慶祝聯合國二十五週年，全世界愛好自由正義與和平的國家均應與我們聯合一致，粉碎牽匪入聯合國的陰謀。

——（上接第22頁）——

四、戰爭是共黨力量滲入中東回教國家的主因，現在以阿雙方已同意停火，並在聯合國安排之下展開談判，中東和平有望，此自有助於防阻共黨力量的蔓延。

但國際局勢的發展與演變雖對西方有利，可惜，目前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內部，有一種發展令人頗感憂慮，這就是孤立主義思想變相抬頭。這種「獨善其身而不顧他人死活」的思想，行之早期是對美國有利，對其餘世界也無大害；行之現在，則將是非常危險的。試問：戰後的歐洲，如果沒有馬歇爾計劃，將是怎樣一種情況？四十年代後期，如果沒有杜魯門主義（Truman Doctrine），希臘、土耳其及整個巴爾幹的命運又將如何？一九六二年，蘇俄在古巴籌設飛彈基地，倘使不是甘迺迪總統向蘇俄提出「不惜一戰」的警告，整個拉丁美洲又將如何？

要之，年來美國缺乏一項有力的政治號召與堅強的政治領導，這是美國一切對內對外不能有所施展的根源，也是孤立主義思想得以趁機借屍還魂的主要原因。所以，當今美國所最迫切需要的，是一項有力的政治號召與一個敢作敢為的政治領袖。安格紐的作風正是這一類型的人物，無論安氏能否成為未來美國的政治領袖，均值得我們加以重視。

自從安格紐與美國新聞界展開激辯以來，他的聲望非但不因遭受新聞界的圍攻而降低，反而直線上升。根據多次民意調查，安氏是本世紀美國歷史上最得人望與最成功的副總統。足見公道自在人心，這是一種令人鼓舞欣慰的可喜現象。